

名家荐读

# 大巧若拙 扎根乡土

——评彭东明长篇小说《千亩沱》

郭天保

彭东明的长篇小说《千亩沱》以湖北小村庄千亩沱为叙事坐标，聚焦一位普通母亲的一生及其家族的世代沉浮，以质朴的笔触串联起个人命运、家族兴衰与时代变迁。全书的人物皆有生活原型，故事真实地发生在汨罗江畔的乡村。作者没有刻意的文学雕琢，仿佛只为留存一份珍贵的社会档案，这种写作姿态让文本兼具纪实的美感与文学的深度。通读下来，我最真切地感受便是大巧若拙，掷地有声，是一部扎根大地、共情万千的文学佳作。

《千亩沱》的文学匠心，藏于浑然天成的叙事架构与温情厚重的情感铺陈之中。作品延续了长篇小说《坪上村传》的乡村叙事，与为村庄立传所不同的是，《千亩沱》要为一位伟大的母亲和她为之努力的家族立传。

整部小说叙事节奏沉稳舒缓，以主人公母亲的人生轨迹为主线，串联起其两任丈夫、十二位子女等一众至亲人物的命运轨迹，以一桩桩烟火日常、一件件乡村往事，铺展开千亩沱村落数十年的岁月变迁与世事沉浮。作品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，却在个体的得失、悲欢中，从日常的柴米油盐、生老病死、聚散离合中，照见大时代洪流下的思想转变、社会转型与精神坚守。故事始于烟火寻常，终于岁月安然，以母亲十三岁来到千亩沱，孩子们渐次出生、成长、远行和别离，落幕收尾，一位平凡母亲的一生画上了意蕴悠长的句号。这种由微及宏、由人及世的叙事设计，看似平淡克制，实则暗藏巧思，让个体生命史、家族变迁史与乡村发展史深度交融，构成了有温度、有

厚度、有深度的乡土叙事体系。

质朴拙诚、返璞归真的语言风格，是《千亩沱》最动人的文学特质。当下，一部分作家热衷堆砌修辞、炫技造势，试图以此掩盖生活经验匮乏的缺陷，彭东明的坚守变得弥足珍贵。他秉持贴着大地行走的写作姿态，摒弃华丽辞藻与刻意的叙事技巧，以最本真、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记录乡村人事，平淡文字里藏着直击人心的力量。

小说采用“小年”第三人称叙事视角。小年是小说里的人物，参与着故事情节的推进，对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主观评判。他用方言口述所知道的过往，忠实于乡村生活的本来面貌，不美化苦难、不刻意拔高人物，只是如实记录母亲日复一日的辛劳、隐忍和坚韧。正是这份不加雕饰的拙诚，让读者沉浸式地窥见乡土中国的真实情状，生出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
劳动者歌其事，大地见精神，《千亩沱》最深刻的价值，在于以小人物个体映照大时代。书中的母亲，是千亩沱的母亲，是汨罗江畔的母亲，更是乡土中国千千万万劳动母亲的典型缩影。她一生历经磨难、饱经坎坷，却始终心存善意、心怀感恩、秉持勤劳坚韧的品格，于困顿中坚守，于风雨中挺立，用一生的坚守抚育儿女、维系家庭、扎根乡土。这不仅是一位乡村女性的个人特质，更是劳动人民最珍贵的精神底色，是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。

小说以家族四代人的出生、成长轨迹与几个关键时候的人生选择，构建起个人命运、

家族传承、乡村变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叙事格局。特别是书中写到众多子孙后代在求学、就业、创业、婚恋等方面经历的人生起伏、事业进退和生活变迁，与汨罗江畔广阔辽远的大地形成了共生共长，并由此折射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壮阔图景。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，让乡村故事拥有了更为厚重的时代价值，也让普通劳动者的家国情怀、乡土眷恋有了具象的文学表达。

从文学溯源来看，《千亩沱》是新时代语境下，“文学寻根”精神的延续与新生，是大文学观视域下地方性写作的一部代表性作品。四十余年前，韩少功以《文学的“根”》发问“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”，鲜明提出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，乡土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，作家的使命便是扎根乡土、重铸民族文学的精神自我。“文学寻根”精神滋养了一代代汨罗作家、湖南作家，造就了“文坛岳家军”气象，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现象。

时至今日，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、生活方式、乡村风貌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，要写好乡村题材，就必须坚持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。彭东明为了写好《千亩沱》这部作品，沿着汨罗江行走，多次往返于他的坪上村和“千亩沱”村，以泥腿子式的创作姿态，俯身采访、搜集资料。他笔下的乡村人事、村庄记忆基于他扎扎实实地采访，无论是写人物的吃食起居，还是写当地的行业产业，都有极强的“在地性”和“在场感”。作者在文字里打捞、编织，拾掇起行将消失的乡村记忆，自然不同于悬浮于都市喧嚣、脱离大地的书写，彰显了地方性

写作的勃勃生机。

《千亩沱》以质朴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感、深刻的洞察，完成了对乡村母亲的深情礼赞，对乡土文明的温柔回望，对时代变迁的忠实记录。可以说，它既是一部详实细腻的湘北乡村家族史、社会史，也是一部鲜活生动的乡村风情史、精神史。

于平淡中见深情，于质朴中见力量，这正是《千亩沱》最动人、最珍贵的文学价值，也为文学讲好中国的乡村故事提供了新的经验。



这本书，为你指引下一本好书

张天灿

湘版好书



当信息的洪流以秒速冲击着我们的注意力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地获取资讯，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难捕捉意义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由杨平编著、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2025年度阅读地图》(以下简称《阅读地图》)显得尤为珍贵。它不仅是一份新书目录，更是一次关于“如何找回精神主权”的逆向航行。

《阅读地图》实现了从“书单”到“地图”的思维转换。它建立了一种“导航与探索”的全新逻辑，旨在将读者转变为主动的精神世界建构者。

编者邀约上百位知名专家学者，从海量的出版物中精选出百本佳作，并严密地划分为五大“功能区”：从安顿生命根本、回应终极叩问的“精神原乡”，到提供思维工具、打破认知壁垒的“认知高地”，从触碰情感共鸣、照见人性复杂与温暖的“心灵旷野”，到探索理性世界、重建对自然敬畏的“科学星图”，再到守护童心想象、为成长注入底色的“童年灯塔”。这种严谨的架构，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精神版图，帮助读者彻底告别碎片化阅读带来的虚无感。

《阅读地图》最显著的特色，是其摒弃了干巴巴的说明书式推荐，转而采用独特的“场景化解读”方法。它致力于将高深的理论转化为解决现实困境的思维工具，让每一本书都能与读者的生活产生真诚的对话。例如，面对现实中频发的道德迷雾，书中通过推荐《正义的刻度》，引入了“效用”与“成本”的分析框架，教会读者如何在复杂社会中用理性标尺寻找最优解。而在处理日常消费决策或应对信息过载时，《薛兆丰漫画经济学》被化作为应对复杂生活的“理性工具包”。当人们在时代的狂奔中渴望精神支点时，毕淑敏的《昆仑约定》则以冷静的叙事回应了“活着”的意义这一核心课题。

在快速变迁的时代，历史纵深感与文化确定性成为了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。《阅读地图》“精神原乡”辑录里，读者可以看到对文化根脉的庄严追溯。如梁衡的《初心初样当年时》，让读者回到鲜活的生命起点，为读者辨认方向提供恒定的坐标。而《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》等作品，则通过对文化基因的系统梳理，打破传统与现代割裂的二元对立。这种书写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，更是一种文化自觉与精神定力的馈赠，帮助读者在波动的时代中建立起坚实的自我认同。

与此同时，这本书更倾向于“授人以渔”，致力于重塑读者的底层思维能力。比如，《哲学十五问》致力于恢复“提问的尊严”，引导读者探索生命的深度与广度；赵毅衡的《符号学讲义》则提供了解码意义运作的工具，帮助读者在信息海洋中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阅读者。这些书籍在《阅读地图》的引导下，成为在复杂世界中保持清醒、独立运思的能力基石。它让阅读不再仅仅是信息的积累，而是一场思维的自我进化。

除了宏大的叙事，《阅读地图》同样关注对个体生命的抚慰和对共同情感的照见。无论是描写写粗粝生活中诗意追求的《蛋镇诗社》，还是通过工匠一生诠释执念之美的《匠户志》，抑或是记录平凡人坚韧力量的《山水》，这些故事都让读者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的身影。这种情感的共鸣，让阅读拥有了抵抗虚无的重量，明白每一个平凡的“我”在时代洪流中都不是孤独的孤岛。

在对未来的探索上，《阅读地图》展现了理性的尊重与天真的守护。在“科学星图”中，科学读物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，而是唤醒文明血脉中探索基因的引信。戴民汉院士主编的《海洋文化十八讲》唤醒了中华文明血脉里的蓝色基因。吴飞翔的《山海折叠》则从岩石的书页中聆听两亿年的生命回响，教会我们谦卑与敬畏。张军平的《人工智能的边界》则在技术的狂欢中为人类的主体性进行深情辩护。而在“童年灯塔”辑录里，书籍成为了孩子们理解复杂世界的窗口。《缝狗》通过古老民俗的隐喻，教会孩子如何在直面伤痛时修复信任。邓西的《深蓝》则引导孩子将海洋重新确认为生命的“故乡”，在慢下来的感知中完成精神的成年礼。这些书籍既守护了童心的想象，也为成长注入了一些善良与勇气。

总字数达29万字的《阅读地图》，不仅记录了2025年值得一读的好书，更交付给读者一把通往清醒与自信的钥匙。翻开这本书，不仅是为了寻找下一本好书，更是为了在这场重建精神家园的旅程中，重新确认自己的坐标。



书房的故事

## 筑一间书室，守一脉书香

周志辉

我的外祖父出身书香世家，一直有间颇为讲究的书房。受他的影响和熏陶，我从小就非常渴望也能拥有一间同样的书房，在里面看书、写字和思索人生……实在不行，哪怕有一间单独的房间，只要能摆上一桌一椅一床，再在土砖墙上嵌个书柜，塞上一些书也好。

受各种条件的限制，我的这个愿望，一直到上初一那年才得以实现。那时，我家共有三间房屋。一间是厨房，另外两间是卧室。两间卧室中，爷爷住一间，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住一间。考虑到我开始懂事了，和大人们住在一起不便。他们议计将二楼贮藏室腾出一部分，给我做卧室。我在紧挨着床头的衣橱上放一个旧木箱当书桌，再在墙壁上钉一个木书架，摆上书，卧室同时就成了书房。

坐在这间书房里，人在下面说话做事，上面听得一清二楚。这一点，对我没有影响。我最怕的是酷暑和寒冬时节。盛夏时，人坐在里面，好像在蒸笼里一样。蚊子还“落井下石”，昼夜作梗。寒冬腊月时，冷冽的寒风呼啸而过，所经之处刺骨

地疼。我父母经常责怪自己没用，说没能给我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我却为自己在如此情况下，还能成为整个院子里唯一一个拥有一间书房的人而感到自豪和满足！

上高一时，我父母决定另外砌一间新屋，作为我家三兄妹的卧室兼书房。我们听后，那股高兴劲甭提了。整个暑假和寒假，我和父母一起，打地基，放土砖，烧青瓦……房屋一建好，我们就各自用木头制作了一个书桌和书架，并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。搬进这间书房刚两年，我就考取了大学。参加工作初期，受单位住房紧张等因素的制约，我只分到了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宿舍。想拥有一间单独的书房的梦想，一直没能实现。

2005年，我调到邵东四中工作。单位安排了一套三居室住房。我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其中最窄的一间辟为书房。将前任房主留下的书桌和书柜等擦洗干净，再将尿素袋装着的书摆上去，放进刚参加工作时的那把藤椅和

两条椅子；购置一台电脑，摆在电脑桌上。书房，就形神兼备了。在这个书房里，我待了不到三年的时间，后调到县直机关工作。

我拥有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，是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地后，专门安排的一间房间。书房有两面整墙，装的都是书柜，书桌、电脑桌、电脑、电话和空调等，都一次性配齐。并配备茶桌、茶具和简易床等，供休闲娱乐和学习休息用……舅舅们都夸，我这间书房的配置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都远远超过了当年外祖父的那间。在这里，我和儿子阅读过的书籍及获得的奖状和证书等，塞满了书柜。也是在这里，我不懈努力，进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；围绕传承红色文化和推介邵东的乡土人情，敲打了近百万字；我儿子先后考上了省重点高中、大学和硕士研究生……

“往事莽如述，且醉书书房”。从渴望到真正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，弹指一挥间，就是经年。静坐在书桌前，如水的月光就着徐来的春风，轻抚着书本……

读有所得

## 在诗的内在律动里，听见每一次心跳

——刘年《一生事，一捧雪》读记

刘启民

回到张家界的刘年，最近出版了他的新诗集《一生事，一捧雪》。这本集子里，诗人的诗情明显没有之前的剧烈了，没有了《世间所有的秘密》和《不要怕》中在路上的颠簸动荡、风霜雨雪，少了粗犷、险峻、震撼，但依然带有鲜明的刘年的诗歌风格。

对于刘年的诗歌，每一次集中的阅读，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那就是非常浓郁的诗味。当代诗人的诗，很多是没有诗味的，而刘年有一种内聚之气，表达克制，语言精炼，诗味在他的语言之中是向内敛聚的。这与诗人所营造的诗歌节奏有关，节奏不仅仅是格律、节律，更是诗意本身的律动，是语言、意义在时间里的强弱长短、停顿起伏所形成的律动。如果一首诗就是一个生命的话，那么节奏几乎就是诗歌的“心跳”。

真正的诗，是带有密度和能量的。如果诗情是一股心灵的能量，那么如何把这股能量，把感受、思绪、体验，低损耗地或者无损地，转换为诗的语言，用诗的节奏去可视化、可感化诗人的情思体悟，从而抵达读者的内心，是非常考验诗人的。刘年将湘西人的朴拙转化为了对诗的虔诚，他对诗的考

究，他字字斟酌、句句提炼的功夫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在语言中去显化那种心灵体验的内在节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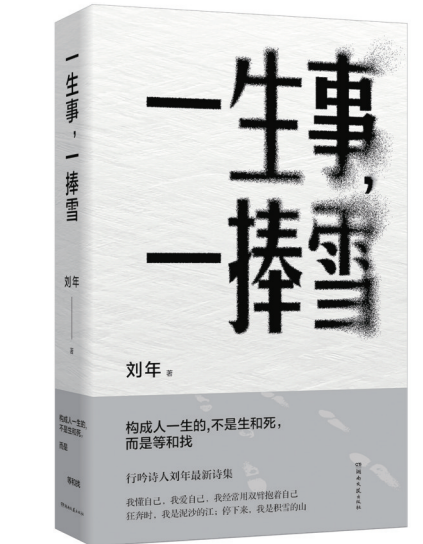
最明显的就是诗的形制。在《一生事，一捧雪》里，仍然有大量刘年标志式的两段式、三段式、四段式的诗。形制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，而是为了诗意的表达、诗境的塑造，其形制本身天然就带有时间性的语气节奏。我很喜欢诗集中的《武陵山的小木屋》，是四段式的：火坑是木屋的心脏，火升起来，心跳跳起来/想人不来，响水不开//“下雨了——”她轻轻地叫了一声，起来，开门//“啊——”门也轻轻地叫了一声//万物都发出了声音。她觉得还不够/把木桶、塑料桶、瓷盆、铝盆和陶罐，都搬到屋檐下//一个雨脚接一个。通过诗歌的分段，小木屋的故事讲述自自然然地展开了。这样富有韵味的诗境的呈现，是与诗歌的内在节奏分不开的。

除了诗歌段落形制，这部诗集还大量运用了句式重复所形成的段落复沓。通常是几个段落的重复，通过语意的回环与共鸣，形成情感、思绪的叠积、绵延，呈现出那种浓郁化不开的情思，这就形成了刘年诗歌独特的

余音绕梁之感，那种一唱三叹的抒发，是刘年诗歌总是被谱成歌曲的原因。

刘年诗中的画面也非常讲究，通常抛去了冗余的事物，留下最干净的线条、色泽、意象。诗集里那些咏物的诗，多属于这一类。比如我很喜欢的《牦牛颂》的第一首：牦牛群走过镇政府，从容而淡定/走过银行，从容而淡定/走过卖风干牦牛肉的小卖部，也还那么从容而淡定/青藏高原刚好下过雪/牦牛们那么黑，那么有方向感/它们走进牧场，就像一些诚实而沉重的字/走进一张纯白的纸。在诗的前半段，牦牛走过人间权力和钱财的象征之地，是从容而淡定的，走过与自己生死相关的、自己死后的肉身所在——小卖部，依然是从容而淡定的。在作者层层递进的叙述节奏之中，牦牛的庄重、静穆，都被烘托出来了。

诗人在语言中所展现的节奏还不仅仅是这些，比如诗人对留白的运用，所形成的气韵流动和诗歌的呼吸感；又比如，句式长短的错落排布，短句轻快，长句舒展，形成的错落的节奏美感等等。刘年诗给人的那种浓郁的诗味，我想即来自诗的节奏，所谓节奏，



即生命律动与语言肌理的深度咬合，是在字词呼吸、停顿张力、语义延展间自然生成的内在脉搏，是情思在语言中找到了最贴切的行走方式，是具有生命感、一种关于美的频率的深度校准。